

81部作品,42个剧种,观众逾1.4万人次——

折子戏何以“火”,如何“活”

□本报记者 杨茹涵



李梅饰李慧娘

梅缘》中。“不管是折子戏还是整本大戏,我都要让观众看得过瘾,既让他们为戏中的技巧精绝而鼓掌,又为人物的命运而动情。”李梅说。

折子戏是戏曲演员的“基本功大考”

在戏曲人才培养中,折子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筑基作用。对于初入戏校的学生而言,开蒙阶段往往就是从一出折子戏入手,在短小精悍的片段中习得四功五法的基本范式。折子戏技巧难度集中,有着高度的程式化要求,为演员搭建起从



胡维露饰潘必正

单项基本功到综合舞台表演的阶梯,成为技法训练与人物塑造之间的重要桥梁。

以昆曲为例,昆曲发展史上,传奇剧本因篇幅过长而极少全本连演,多数时候都是以折子戏的形式活跃于舞台。此次展演中,上海昆剧团一级演员胡维露携《玉簪记·偷诗》一折亮相。这出戏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——《玉簪记》是她进戏校后跟随岳美缇老师正式学习的第一出昆剧剧目,其中的《琴挑》一折,是她学习的第一出折子戏。昆曲巾生常戴的一种帽子名为“必正巾”,这一名称正源于《玉簪记》中的小生潘必正。2019年,上海昆剧团推出了由岳美缇担任总导演的经典版《玉簪记》,在原本33折的基础上取其精华,选取《琴挑》《问病》《偷诗》《催试》《秋江》五折,以两位主人公从相遇分别的感情线贯穿全剧,完整呈现了他们的情感历程。胡维露说:“经过前辈老师们数十年的悉心打磨,这几折戏的表演技艺已日臻完备。它们几乎囊括了昆曲巾生行当最丰富的表演语汇,从曲词唱腔的细腻韵味,到小生步法、指法、眼神、水袖的精准运用,无不堪称经典。”正因如此,胡维露将《玉簪记》视作自己艺术成长的一面镜子:“每到不同阶段,我都会回看这出戏,用它来检验自己在唱念做表上是否有所长进,是否达到了新的境界。”

另一出参演剧目桂剧《打棍出箱》,是广西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文武老生折子戏。全剧核心看点,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木箱上:演员需连贯完成三次跌箱、四次跃箱,左跌右出、起落翻飞,同时配合甩发、黑衣瞬变白衣、硬僵尸等高难技巧,将人物满腔悲愤融入惊险身段,可谓戏中有技,技中有情。作为桂剧《打棍出箱》的第六代传人,“00后”演员王培正是这出戏的接棒人。在旁人眼中,这出戏表演难度大、危险系数高,但王培每次演出时却信心十足,这份底气来自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。“想把动作做得既漂亮又安全,唯一的办法就是练,没有捷径。”他坦言,刚学这出戏时,他还是

广西艺术学校桂剧班的学生。第一次练后空翻入箱时,他也害怕,担心翻歪了摔出去,幸得师哥庞勇、黄龙涛在一旁悉心传授技巧、扶托保护,才一步步克服了心理关。

其实,像《打棍出箱》这样的折子戏,远不止是一段精彩的舞台片段,更是锻造青年演员的“熔炉”。它让演员必须反复锤炼身体的精准控制力,磨炼临危不惧的心理韧性。舞台上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观绝活,正是千锤百炼后的技艺外化,也是折子戏的精华所在。

大戏见功力,小戏见生机

近年来,各地持续加强对稀有剧种的挖掘与保护。从实践来看,保护工作往往从恢复一段唱腔、一折戏起步。这并非偶然,许多稀有剧种本就脱胎于民间小曲、小调,其艺术精华往往浓缩在短小精悍的折子戏或生活小戏之中。与动辄数小时、场面宏大的整本大戏相比,折子戏体量轻巧、排演灵活,既能集中展现某一剧种的唱腔特点和表演绝活,也便于舞台呈现和传播推广,因而成为当前稀有剧种恢复与传承现实有效的切入点。

参与此次展演的丝弦《赶女婿》、平调落子《借毯毳》、赣南采茶戏《补皮鞋》等稀有剧种剧目,多为充满民间色彩的生活小戏。其中,《赶女婿》汇集“锁南枝”“倒推车”等多种板式及曲牌唱腔,唱腔韵味十足,并运用跑场、跪步、扑跌等丝弦技巧,充分展现了该剧种独特的表演风格。《借毯毳》是武安落子传承数百年的经典传统小戏,该剧以方言俚语铺陈唱念,说唱交织、载歌载舞,在细碎家常中勾勒出劳动妇女勤劳质朴、邻里温情的动人图景。《补皮鞋》是赣南采茶戏“四小金刚”剧目之一,融合民间歌舞与灯彩艺术,以鲜活诙谐的乡土演绎生动呈现客家民间戏曲的生活意趣。

“经典面向过去,更面向未来,每场折子戏的重新诠释都是对戏曲未来的一次靠近、一次抵达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谢雍君认为,这次展演让观众重温了经典折子戏的魅力,同时也引发她的思考:“这些折子戏流传百年,对观众来说都是老戏,都是耳熟能详的片段,为何还能吸引观众走进剧场,为之鼓掌、心动?”在她看来,原因在于这些折子戏的核心不是“老”,而是“活”。“它们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历经光阴淬炼,仍然能让不同时代的观众从中看见人情、人性和社会百态的作品。”她举例说,湘剧《琵琶记·描容上京》中,张广才与赵五娘只是邻里却相处如至亲;昆剧《烂柯山·痴梦》中,崔氏在欲望与幻灭间痛苦纠缠;晋剧《打金枝·闹宫》在皇家冲突中讲述民间伦理故事。“与其说这些戏在演老故事、演古人,不如说它们在演当下观众身边的故事、演‘人’本身、演我们自己,而正是在与古人的对话和情感碰撞中,经典折子戏得以‘活’在当下。”

此次参演的81部折子戏大多有两代人以上传承经历,秦腔《周仁回府·哭墓》传承到第九代;闽剧《梅玉配·搜楼》从1918年首演至今已历108年,传承八代;越剧《踏伞》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常演剧目,由范瑞娟、吕瑞英搭档演出,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未见此戏演出,直到吴凤花与吴素英打捞、复排,才让这折几乎隐没60余年的对子戏重新呈献在舞台上。谢雍君谈到,这也印证了经典具有稳定内核:“它可能会沉寂一段时间,但只要演员愿意传承,愿意接续,其内在生命力就能被重新点燃。只要有人举灯前行,经典折子戏传承就会一直延续。”

从京剧、昆曲的典雅规范,到秦腔、桂剧的惊险奇绝,再到稀有剧种借演出重获生机……此次展演是对戏曲传承现状的一次集中检阅。据了解,此次参演剧目均由各院团名家与优秀青年演员领衔演绎,充分展现了戏曲艺术的多元面貌与深厚积淀,让观众领略不同剧种的声腔、表演与舞台之美。展演累计吸引观众逾1.4万人次,平均上座率超80%。这一切都充分印证,以折子戏为载体的戏曲传承模式拥有旺盛的生命力。



桂剧《打棍出箱》剧照

创作谈

不久前,根据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儿童剧《草房子》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,吸引了众多小观众和新老读者。回想29年前,《草房子》刚出版时,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,并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这是一部让人不知不觉被震撼、在震撼中被净化,让人在平凡与童心中发现美、发现艺术之永恒的作品。”万万没想到,许多年后,我会完成从小说到剧本的改编创作。

儿童剧《草房子》的剧本初稿完成于2019年,那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同年,《草房子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,且是唯一一部儿童小说。我给该剧的制作人张锋老师打电话,一是交稿,二是赞叹他眼光敏锐,投排了这部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。如今,7年过去,儿童剧《草房子》已在江苏、上海、浙江等地巡演300余场。回望这次创作,我记忆深刻,收获颇丰。

将10多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一万五千字的剧本,取舍是第一大难题。原作多线叙事,人物众多,改编时既要敢于剪裁,又要确保全剧的情感向心力不偏不倚。小学生写作文怕主题不明,写着写着就“跑题”;儿童剧同样怕“跑题”。一出戏演到一半,观众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,屁股底下“长草”的“小男孩”“小女孩”肯定坐不住。因此,必须先把主题明确下来,再撷取小说中与之相关的人物、人物关系、情节和细节进行改编创作,与主题无关的要大胆舍弃。在反复研读原作后,我选取了三个男孩的故事,以单元式结构分别呈现成长的三个主题:尊严、承担和爱。

陆鹤的故事关乎“尊严”。原作中,这个角色既让人心疼又令人敬佩,他的成长充满戏剧性。陆鹤因秃头常被同学嘲笑,甚至桑校长也劝他不要参加会操。他的反抗几乎带有自毁色彩:在会操时抢占C位,故意摘下帽子,让光秃秃的脑袋成为全场焦点。比赛因此失利,他更被同学们孤立和排斥,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。然而,出人意料的反转发生在接下来的文艺汇演中:陆鹤主动救场,顶着亮闪闪的秃头,出色地扮演了伪连长“杨大秃瓢”,他的缺陷反而为他赢得了掌声与喝彩。曾经的“短板”变成了赢回尊严的武器,更重要的是,他终于敢于正视自己,不再自卑,并由此真正获得了大家的尊重。在我看来,那些曾经嘲笑过陆鹤的同学们欠他一声道歉。因此,我在剧的结尾写了一首小歌:“向你道歉,向你道歉,难听的话不再说,犯过的错不再犯。银色的月光洒在水面,星星闪闪围在月亮身边……有我们和你天天相伴,草房子里走出的英俊少年,英俊少年。”紧

把最美好、最有生命力的故事讲给孩子听

□薛梅

接在“杨大秃瓢”那段喜剧式的热闹表演之后,情绪陡然一转,旋律轻轻响起,一束追光打在陆鹤身上。这正是从小说到戏剧转换后的独特节奏和呈现。在台上抒情演唱的同时,我也希望能引发台下孩子们的思考,关乎尊严与自我成长。

杜小康的故事关乎“承担”。他本是油麻地最富裕人家的孩子,家庭突遭变故后被迫辍学,跟随父亲去芦苇荡放鸭子。这段经历让他一夜之间从骄傲的少年成长为敢于承担的男子汉。确立“承担”这一主题后,我对相关的人物、关系和情节进行了梳理,该减则减。同时,我也没有拘泥于小说原著,适当做了加法。比如,我设计了杜小康在芦苇荡里给鸭子上课的情节。为了表现他失学却不放弃学习的内心世界,我依靠具体的舞台行动和动作来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、体现性格。剧本中,杜小康学着桑校长的样子摇着手里的铃铛,喊着“同学们上课啦”,他把鸭群赶到围栏里上课,点名:“桑桑,一上课你就说话,注意课堂纪律。”他指着一只鸭子说:“柳三下,你怎么又搞小动作。”他还面带微笑地指着一只很小的鸭子说:“看看人家纸月,你们学学。”这段描写读来既可爱又心酸。如今的孩子生活优渥,或许很难产生共情,但若有一天他们需要站出来承担责任,我希望他们能想起杜小康。无论孩子还是大人,“承担”都是贯穿我们生命历程的永恒主题。

桑桑的故事关乎“爱”。一场突发怪病让整个家庭陡然紧张起来,死亡的阴影几乎将故事推向极致,但最动人的却是桑桑与父亲关系的转变:从畏惧到理解,再到深深的爱;而父亲对桑桑,也从过去的“顾不上”变为如今的“离不开”。求医无门,父亲痛不欲生。在想象中面对即将到来的永别,父子俩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眷恋,倍加珍惜每一刻相伴的时光。

当台词不足以承载更深的情感时,我写下了一首小歌:“快乐其实很简单,我有爸爸在身边……长大其实不简单,苦辣酸甜滋味尝遍,我愿为你从此改变,对你的爱不变。”当歌声在舞台上响起,观众无不为此份父子深情动容。

陆鹤、杜小康和桑桑的故事,恰好回应了三个问题:我如何看待自己?如何面对困境?如何爱一个人?这正契合了成长的三个维度。成长不独属于孩子,同样属于大人。《草房子》让我们看见了永不褪色的金色童年。于我而言,再没有比为儿童写戏、排戏更有趣、更有意义的事了。这次创作也让我重温了自己的童年。在那个充满无限想象的舞台上,有着最真诚、最纯粹的情感。我愿在儿童剧的戏剧时空里,永远上演属于孩子们最生动、最美好、最有生命力的故事。(作者系儿童剧编剧、导演)

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2025级结业作品展在京开幕

本报讯 9月2日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、炎黄艺术馆主办,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、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办的“以心通境——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2025级结业作品展”在京开幕。此次展览汇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2025级访问学者班、名家高研班、创作研修班、专题研修班65位导师与165名学员创作的230幅优秀作品,涵盖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书法、篆刻等多个艺术门类,呈现出以写意精神为主线、多元化探索发展的风格特征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写意画院院长徐福山表示,写意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,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与美学追求。传承和弘扬写意精神,是新时代艺术工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。导师代表吴悦石结合自身从艺体悟谈到,写意不仅是笔墨技法,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。“广大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写意精神,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在传承中锐意创新,以真挚情感与精湛笔墨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佳作。”(杨茹涵)

专家研讨电影《数到三》

本报讯 由孙琳执导,惠英红、张宥浩领衔主演的电影《数到三》正在全国热映。影片以“一颗心脏,两个家庭,三个秘密”为主线,围绕母子亲情等现实议题展开,兼具浓厚的现实观照与社会思辨价值。

近日,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电影《数到三》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。导演孙琳在分享创作初衷时谈到,这部电影首先是关于人的故事,女主角战玉梅“异乡人”身份下的这种漂泊感并非标签,而是人物行为最真实的底色。她表示,复杂的人物关系不是为了刻意制造戏剧冲突,而是希望

让观众读懂每一个角色行为背后的动因。与会专家认为,该片延续现实主义创作路线,以紧凑的叙事结构、精炼的镜头语言和悬念设置,完成现实议题的表达。片中呈现的家庭矛盾、代际断裂等问题并非针对特定群体,而是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,能在多维度上引发观众的共情。主创团队立足真实人物与情感,依靠悬念推动叙事,既保持了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,又通过小切口承载大情感,深挖父母与孩子之间复杂而深沉的亲情命题,体现了创作者的现实关怀。